

走进巴金《家》的语言世界

郝荣斋 刘奕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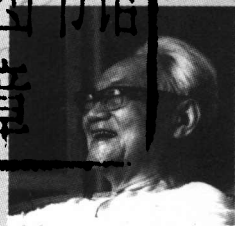
花山文艺出版社



郝荣斋
刘奕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走进巴金《家》的藏书界章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巴金《家》的语言世界 / 郝荣斋等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80673-795-2

I. 走... II. 郝... III. 巴金(1904-2005) - 长篇小说 - 文学语言 - 研究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0715 号

责任编辑: 梁东方 王玉晓

美术编辑: 胡彤亮

装帧设计: 师学磊

走进巴金《家》的语言世界

著者: 郝荣斋 刘奕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Tel: 0311-88643226

fax: 0311-88643225

制版印刷: 石家庄金河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版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73-795-2/I·377

定价: 15.00 元



郝荣斋，男，1963年10月生，河北省盐山县人。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大学、省委机关、出版社、报刊社供职。现任河北省出版总社报刊中心主任和《阅读与鉴赏》杂志、《藏书报》、《少年素质教育报》总编辑。兼任中国修辞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阅读鉴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主要从事汉语修辞学和编辑语言学研究，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修辞是优化言语》、《广义修辞学和狭义修辞学》和《编辑语言学论略》等多篇论文。出版论著有《常用辞格通论》（合作）、《文章学研究》（主编）等数部。



刘奕，女，1964年生，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大学本科毕业，曾进修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现任石家庄市第一职业中专学校招生就业处副主任。省级优秀教育世家，从教18年，担任过服装课、公关礼仪课教学。从事了多年社交礼仪及交际语言艺术方面的研究，《交际的语言艺术——语言的幽默感》教案获全国第二届职业教案评比二等奖；在《河北民进》上发表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论文。

责任编辑：梁东方
王玉晓
装帧设计：师学磊
美术编辑：胡彤亮

序

时煜华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它以反对旧文学、倡导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发端，带来了文学语言形式的大解放，涌现了一大批运用白话文创作而成就卓著的文学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朱自清、钱钟书、丁玲、赵树理等。他们的文学创作实绩，启开了中国文学史崭新的一页。对他们留下的经典之作，从思想内涵、社会意义、形象塑造到创作方法、艺术构思、表现方法等的研究，成果丰硕，数之不清。但是，对他们的创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汉语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人民日报》社论，1951年6月6日）的文学语言的研究，却力度有限，相对滞后，成果也是非常有限的。造成这种局面，一时也难以说清道明，如果稍作探究，不难发现这与人们认识上存在误区有关。正因为语言太重要了，反而容易被忽略过去，难怪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开头第一段就说：“也许由于太平淡无奇了，我们对语言很少注意，把它只看成像呼吸或者走路那样理所当然的事。”这自然就引不起人们的重视了。加上在作家作品的研究上，历来是重内容轻形式，那么文学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一个形式因素，理所当然地居于次要地位，少研究或不研究，也就成了自然的、正常的现象，又何怪之有呢？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的特点就是以语言作为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态。没有文学语言，就没有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都是通过语言的巧妙运用来表现的；文学欣赏的过程是欣赏者通过对作品语言的理解、想象而感知形象，通过对艺术形象的认知而体验思想感情和把握生活意蕴的审美认识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是文学作品形式的基础。作品语言的形象性、美感性所体现的表现力、感染力等艺术含量的多少，就成为创作成败、优劣的重要因素，文学语言在作品的构成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也就显而易见了。孔子说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也是这个道理。对作家作品语言的研究应该从被冷落的境遇中走出来，这不仅对建立“文学语言学”、“修辞美学”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对文学作品的创新和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是有启发和指导作用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在中国修辞学界许多学者的倡导和潜心探索之下，语言的研究已经逐渐从封闭性的静态描写向开放性的动态分析发展，特别是对古今文学作品语言作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已经出了一批专著和有分量的论文，颇有振兴的势头，十分可喜。郝荣斋、刘奕的《走进巴金〈家〉的语言世界》又是一本从修辞视角探求大家名著文学语言的成就和审美价值的专著。我为它的出版感到格外高兴。

认识郝荣斋先生将近有 20 年了。记得第一次相见是 1987 年在石家庄市河北宾馆，我在那儿开会，他在河北师大执教，特地跑来看我。在交谈过程中，他表示想考研，将来在修辞学领域里作一番耕耘，我很赞同他这一选择。可是当时师大缺他这样能独当一面的青年教师，他未能如愿。不久因工作需要调到省里宣传、出版部门工作，后又主管、主编《阅读与鉴赏》杂志、《旧书信息报》等报刊。身兼数职，重担在肩，却一直没有放弃对修辞学、语用学的关注和研究。他在编辑、审稿过程中，注意积累语料，利用编余、休闲读书、钻研和写作，乐此不疲。巴金《家》的语

言研究成果就是在他行政领导事务缠身之下挤出来的，实在是不易啊。

郝荣斋先生和刘奕先生选择了巴金的《家》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是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巴金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他创作的大量作品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批判了腐朽的旧礼教和社会制度，使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人生的苦难和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激流三部曲》是他的代表作，而1931年发表的《家》更是其中的一部力作。《家》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书中激荡的情感旋律，形成的激越奔放、酣畅明快的艺术风格，不愧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作品。70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家》的研究相当深入，已有不少论著发表、出版，但重点集中在作品所反映的时代面貌、社会生活、思想意义以及对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和艺术特色等方面的分析、揭示和历史评价上，很少有人把探索的触角伸向《家》的语言艺术世界。作者对《家》的文学语言从修辞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全面而又深入地考察、剖析、评价了《家》的语言修辞特色和审美价值，把人们带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语言艺术之宫，获得了美的享受。可以说，这本书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这本《走进巴金〈家〉的语言世界》颇具特色。首先，作者把握了文学语言形象性的总特点，逐一分析和描写巴金在运用语言和修辞手段上的独到之处。如分析《家》精心选择词语、锤炼动词、巧移动词、活用代词等在刻画人物群像、描绘场面、渲染气氛上，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相当详尽、深入，揭示了巴金深厚的语言功力。又如整散句式、长短句式、排比句式的运用，灵活多样。既整齐匀称又错综别致，既细腻缜密又明快流畅，既语气贯通又气势强劲，无论描写或抒情，叙事或议论，都能收到积极的修辞效果。分析入微，颇有见地。至于作品中修辞手段的

运用,更是新颖独特。借比拟以抒愉悦、昂扬、悲愤之情,胸臆直抒,畅快强烈,感人肺腑。运用对比勾勒不同人物性格和思想境界上的差异,在对比之中,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憎被揭露得底朝天,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这些剖析对正确理解人物的性格、心理、感情起了引导作用。《家》的语言中出现的“迷幻”这一奇特的修辞方式,把梦境与现实交织在一起,利用奇幻抒发人物复杂的感情,这种“示现”的新形式,借助跳跃式的语言抒发强烈感情,烘托气氛,是非常独特的,也是很成功的。此外,用衬托手法刻画人物,勾画景物,以有衬无,以无衬有,以动衬静,以静衬动,不拘一格,不仅细微生动,而且还引人遐想,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运用间隔反复、推进反复,借助急舒相济的交替,表达跌宕起伏的感情。对这些修辞手法巧妙运用的描写,充分体现了巴金激越奔放的语言风格。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是作者在审视《家》的修辞艺术时,紧密结合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进行分析、鉴赏,特别是对偏离常规的超常用法作了精辟的剖析。这种出奇制胜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艺术化语言,也是《家》这部作品语言的一大特色。拓展这种艺术化语言的研究,无疑对提高作家的语言素养,提高文学创作的艺术性有重要的意义。

郝荣斋先生思路开阔,勤于思考,每次学术会议上都热情地与到会专家切磋、交流。虽然在领导岗位上工作多年,却始终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这种对学问执着的精神令人感动,更值得我学习。

谈了以上感想,算作序言,以勤勉未来。

2004年5月于北京东郊定福庄

目 录

序	时煜华
导言	1
一、心灵之窗一词顿开	3
二、言谈举止跃然纸上	18
三、代词活用含蓄委婉	31
四、副词加饰意深情切	41
五、排比行文壮语势	55
六、整散句式错落美	63
七、长句严谨畅达	69
八、短句灵活明快	79
九、激情的结晶	88
十、对比的艺术	98
十一、迷幻的魅力	121
十二、烘云托月	134
十三、反复渲染	153
十四、标断不断 点至意达	170
附录	182
后记	183

导 言

巴金，原名李尧棠，号芾甘，是一位蜚声中外的文学巨匠。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自己饱蘸着血泪和激情的文学生涯，80年来创作了数以千万字计的文学作品。鲁迅先生曾赞扬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六卷536页）其早期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家》，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经典之作，它奠定了巴金在国内的文学地位，也为巴金赢得了世界声誉。巴金先生晚年说：“我是把心交给了读者的。”（巴金《把心交给读者》，《随想录》第1集47页）确实，他的创作活动自始至终都在实践着这条艺术创作原则。《家》这部小说自问世以来，赢得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心，一直是现代中国人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1931年春天，27岁的巴金应上海《时报》编者之约，写一部以四川老家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初拟名为“春梦”，后改名为“激流”，于4月18日开始在《时报》上连载，中间因故停刊了一个时期，至1932年5月22日刊载完毕。1933年5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又改名为“家”。它描述的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个封建大家庭——高家走向没落和分化的故事。但正如巴金先生所说：“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走到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



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旧礼教的叛徒，一个幼稚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巴金《关于〈家〉》（十版代序），《巴金选集》第一卷 382~383 页）很显然，巴金先生所写的“家”已经成了一个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的缩影。这部小说使我们深刻地认识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封建礼教的罪恶和残酷，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一部小说能否成功，当然主要取决于它对社会历史的反映是否深刻，塑造的艺术形象是否典型，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语言运用的工拙。高尔基说过：“文学的基本材料是语言——给一切印象、感情、思想等以形态的语言。文学是藉语言雕塑描写的艺术。”（高尔基《论散文》，《高尔基文学论文集》33 页）《家》无论在词语的锤炼或句式的选择方面，还是在辞格或标点的运用方面都显示了很高的造诣，形成了流畅自然、细腻真挚而又激越奔放的言语风格。

我们在这里试图通过对《家》进行修辞评析，来探索和揭示巴金这位文学大师的语言艺术成就。

需要说明的是，《家》自诞生以来，经过了巴金先生的多次修改，因而版本众多，异文缤纷。我们这里无意作比较研究，而是选择了他的最后改定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第 2 版《巴金选集》第一卷（以下简称《家》）作为底本，从语言运用和修辞艺术方面进行解读、赏析。

一、心灵之窗一词顿开

巴金先生是一位擅长心理描写的大师。长篇小说《家》里的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读后令人久久难以忘怀,其原因之一就是作品在塑造人物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物的眼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说过:“眼睛叫做心灵的窗子。”(《笔记》,《世界文学》1961年8~9月号)巴金常常运用那些最富于表现力的词语,刻画人物的眼睛,透过这扇心灵之窗,把人物内心世界隐藏着的秘密袒露给读者,使读者不仅观其外,还能知其内。正如俄国作家阿·托尔斯泰所说:“眼睛是这样敏感的器官,根据它,你们就有可能臆度出你们这位谈话人的感情。”(《论文学》251页)

巴金选择、锤炼那些最能体现情态的动词、形容词或恰切得体的修饰语,描绘出了种种逼真动人的眼神。其中有沉思回味的,有温柔深情的,有渴望等待的,也有惆怅失望、伤感悲凉的,还有天真机灵、单纯愉快的。有的羞涩,有的轻飘,有的愤怒,有的威严。下面,我们撷取几个典型人物的描绘片段,看一看他是怎样精心选择词语,启开作品中人物的心灵之窗的。

(一)

钱梅芬是高觉新的表妹。这个人物作者着墨并不多,然而她却给读过《家》的每个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这双眼睛代替作者告



诉了人们很多言外之意,让读者体味、理解了她的身世、处境和感情。比如:

(1)“她有点憔悴,不过人并不十分瘦,而且比从前更好看些。只是那双眼睛,水汪汪的,里面似乎含了不少的东西。我不敢多向她问话,我害怕使她记起了往事。她跟我谈了一些话。谈的只是宜宾的风土人情和她自己的近况。她并不曾提起大表哥。”琴的声音变得忧郁了,说到最后一句,她忽然换过语调问觉民:“大表哥现在对她怎样?”(《家》44~45页)

(2)“这个地方我还是五年前来过,”梅这许久都因为思念困居在家中的母亲和弟弟感到苦恼,此刻也被眼前的景色暂时分了心,她倚窗眺望对岸的晚香楼,好像要在那里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过了一些时候,她又把目光移到湖边的柳树上,悲叹地说了上面的一句话……

“梅姐,我告诉你,”琴并不回答梅的话,她想起了另一件事情,便欣喜地拉着梅的袖子说,“今年元宵节晚上,我们在这儿划船,我们都想几时能够把你请到这儿来大家一道玩,多好。你现在果然来了。……”

梅掉过头去看琴,她的脸上并没有喜色,眼里反而闪着泪光……(《家》171页)

(3)这天的早饭是摆在水阁里吃的,就在中间屋里安放了两张圆桌,年长的和年轻的两代人各占据一桌。……觉新正坐在梅的斜对面,他有时偷偷地看她一两眼,有时梅也把目光朝他这一面射来,两人的目光不期地遇着了。梅便把头埋下或掉开,心里起了一阵波动,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欣慰抑或是悲哀。幸好众人都在注意地看觉民弟兄吃饭,并没有留心她的举动。(《家》174页)

(4)前面假山背后转出来一个人影,是一个女子。她低着头

慢慢地走着，手里拿了一枝柳条。她猛然抬起头，看见觉新立在树下，站住了，嘴唇微微动一下，像要说话，但是她并不说什么，就转过身默默地走了。……她分明是梅。

.....

“梅！”他禁不住叫了一声，向着她走去。

她抬起头，这一次她不避开了。她默默地望着他。

他走到她面前，用激动地声音问道：“梅，你为什么要避开我？”

她埋下头，温柔地抚弄那只躺在她的掌心上微微扇动翅膀的垂死的蝴蝶，半晌不答话。

“你还不肯饶恕我吗？”他的声音变成苦涩的了。

她抬起头，不眨眼地把他望了一些时候，才淡淡地说：“大表哥，你并没有亏负我的地方。”

只有这短短的一句话。

“这样看来，你是不肯饶恕我了，”他差不多悲声说。

她微笑了，这并不是快乐的笑，是悲哀的笑。她的眼光变得很温柔了。它们不住地爱抚他的脸。然后她用右手按住自己的胸膛。她低声说：“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

（《家》177~178页）

例(1)写“只是那双眼睛，水汪汪的，里面似乎含了不少的东西。”“水汪汪”几个字用以描写眼睛，常常可以显现一个人的生机和神采，此处与“含”字配合使用，让人看到的却是满含苦楚和辛酸的莹莹泪光。这个“含”字，是隐藏包含的意思，仅仅这么一个词便写出了梅在内心深处埋藏着深深的难言之情，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有孤苦的凄凉，有辛酸的回味，有对昔日纯真爱情的痛惜和留恋，有对高觉新的思念和牵挂……例(2)用



“眺望”、“寻找”、“移”三个动词，描写梅一别五年，重又回到高家后观看大花园时的眼神，堪称传神之笔。从这目光中，我们似乎感到这位被剥夺了爱情的少妇，正在回味和寻觅那失去了的幸福。“眺望”不仅是向远处的晚香楼望去，而且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想要把这晚香楼看穿、看透，寻找留在那里的青春和幸福的痕迹；“移”这个词写出了迟缓移动的神态，目光从晚香楼顺着她所熟悉的水石草木，慢慢地移动，走一处停一处。这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哪一样不曾唤起她对往昔的回忆呢？正如她指着湖畔的柳树对琴说的：“这垂柳丝丝也曾绾住我的心。……如今……又是一年春了。”上面三个动词像三把巧妙的钥匙，一层一层地打开了钱梅芬心灵的大门，把内心蕴藏已久的秘密敞开在读者的面前了。例(3)写梅的眼神，用了一个“射”字。“射”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急速短暂，二是强烈锐利。此处只有用“射”字最恰当。梅和觉新相爱的权利早已被剥夺了，梅已经出嫁而且已是丧偶居孀的寡妇，如稍有不慎就会被视为失节而受到那些封建卫道者的责难和嘲讽，加之又是在众目睽睽的饭桌上，更不允许她从容地端详久别重逢的大表哥，然而她又不能控制由真诚的爱所激起的强烈感情，作者就选取了表示急速短暂而又充满强烈激情的“射”字。细细体味，只有这个“射”字，最能显现梅的处境和身份，最能体现此时此刻她那交织着复杂感情的心绪。例(4)写梅在花园草坪与觉新单独相遇。“这一次她不避开了”，“她默默地望着他”。听到觉新的问话，“她抬起头，不闪眼地把他望了一些时候，”才淡淡地回答了一句短短的话。“默默地望着”表现了梅有满腹的话尽埋心底，想说而又不知从哪里说起，或许是不想说出来，怕再去牵动觉新的心，给他带来烦恼，所以眼睛望着觉新，口中默默无语。觉新的问话，特别是觉新那苦涩的声音，在梅的心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她抬起了低着的头，“不闪眼地望”着

他。这时，梅的内心是很矛盾的，咽下了到嘴边的千言万语，只淡淡地回了一句短话。当又一次听到觉新悲声地讲“你还不肯饶恕我吗”时，她再也不能违心地保持冷漠了。作品中写道：“她的眼光变得很温柔了。它们不住地爱抚他的脸。”“爱抚”是疼爱抚慰的意思，常常伴随以轻轻抚摩的动作。用描写有形动作的词语来描绘眼光，使温柔的神韵可观可感，更为动人。这“爱抚”的眼光，传神地写出了燃烧在钱梅芬心中真挚深沉的情感，把久积于内的思念、牵挂和爱恋，全部都敞开在读者的面前了。虽系一个词，却把梅的眼睛写活了，把读者的心打动了。

(二)

鸣凤是高家的使女。她在高家饱尝了奴役之苦，最后被逼身亡。但在短暂苦难的一生里，她也曾享受过纯真爱情的幸福和愉快。这个少女的种种苦楚和欣喜都被作者写入了她的眼睛里。例如：

(5)觉民在前面走，刚刚走上左边厢房的一级石阶，正要跨过门槛进去，一个少女的声音在左上房窗下叫起来：“二少爷，三少爷，你们回来得正好。刚刚在吃饭。请你们快点去，里头还有客人。”说话的婢女鸣凤，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脑后垂着一根发辫，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在她带笑说话的时候，脸颊上现出两个酒窝。她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他们。（《家》8页）

(6)“你近来好像害怕我，连话也不肯跟我多说……”

“哪个害怕你？”鸣凤噗嗤笑道；“人家一天从早忙到晚，哪儿还有功夫说闲话！”她说了又要走。

觉慧连忙做手势止住她，一面说：“……你说没有功夫，

